

# 一把烈火

冷波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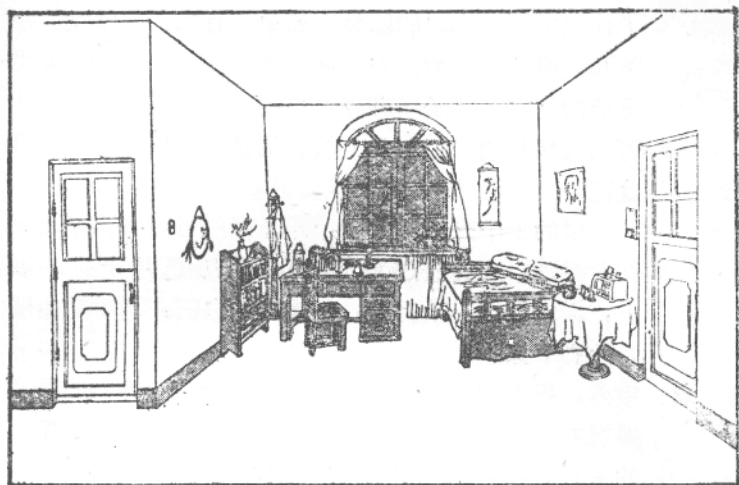
独幕话剧

# 一把烈火

冷波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58年沈阳



設計者 赫風

**時間：**1958年3月初，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中。

**地點：**東北某大城市，某工廠的家屬宿舍。

**人物：**秦明：某工廠總務科長，28歲。（秦）

白華：某工廠托兒所保健員，秦妻，24歲。（華）

白瑞亭：白華的父親，52歲。（白）

張曼華：工廠家屬委員會的宣教委員，白華的母親，46歲。（曼）

趙義：三輪車工人，43歲。（趙）

朱同志：某街道公安派出所幹部，27歲。（朱）

**布景：**秦明的家裡，是一間帶套間的非常雅潔的新式工人住

宅。他們住在二樓上，左邊有一門通樓外走廊，右面有一門通內室。白華夫婦住在外間，白華的母親和孩子住在里間。室內的陳設很簡單，有床、寫字桌、小茶几、椅子、書架、衣架，一望而知是一對青年知識分子的住室。屋子裡有許多小擺設：有孩子玩的，也有大人玩賞的。小茶几上放着無線電，窗台上放了几盆花。

屋的正中有一扇大窗，開開窗戶可以看到全市正在大躍進中的輝煌燈火。這正是陰曆正月十五的晚上，天空懸着一輪明月，一縷縷的白雲，不時地由明月的腳下掠過。

**幕 啟：**室外，報喜的鑼鼓鞭炮聲，响彻了全市，室內收音機播送着優美的音樂。秦明正在滿頭大汗地移動着屋里的家具。收音機播完了最後的節目，秦明走過去將它閉了。白華一面哼着“哎呀呀，美國小月亮”，一面蹲在窗台上擦玻璃。張曼華——白華的母親也在里里外外地幫着忙活。

秦：（看看表，有些急迫地）喂喂，白華呀，別唱啦，趕緊收拾收拾，我還……

華：（爽利而玩笑地）怎麼？累“疲”啦？我說你們男同志啊，淨耍嘴！（打趣地）同志，鼓起干劲嘛！（順口又唱起“小月亮”來了）

秦：（邊挪着家具）不是，我是說要抓緊時間嘛，我……

華：（笑嘻嘻地）你當我是唱着玩哪，我這正是抓緊時間練節目呢，我的大科長！明天我們托兒所的全體同志要在全廠挑戰的報喜會上來演出“哎呀呀！美國小月亮”向大家慰

問呢！

秦：啊！那可太好啦！你們可真是一个人抵兩個人用了。

华：抵兩個人？你可太小瞧我們了，我們要抵三個人，抵五個人，抵十個人用。我們的口號是：除百分之百完成本崗位上的工作外，保證哪兒用哪兒到。

秦：（又看手表）好好，（舉表給白華看）你看都快到十點半了，你趕緊下來幫我把這幾件家具安排好，我還要出去呢。

曼：（正從內室出來，關心地）怎麼，都十點半了還出去？

秦：是啊，廠里十點五十分還有個會。

华：什麼會？

秦：大躍進會，是黨委召開的。

华：那麼你快去吧，家裡這點事有我和媽完全可以弄好：

曼：（心疼地）等一等，等一等，（轉身想去拿什麼，但又轉回來）我說秦明啊，就算你們年輕唄，可整天整宿地不睡覺，那不把身子骨都勞累壞了啊！

秦：不怕，你老別擔心，這種生活我們是過慣了，四八年、四九年那時候，在部隊里打國民黨反動派，那還不是整天整夜地不合眼啊！那國民黨的兔子腿跑的可快了，你一眨眼它就說不上退出多遠去了，你要不跟着屁股追，哪能一消滅就是幾十萬幾十萬的呀！

曼：（一個悲慘的暗影掠過了她的心頭，若有所思地，沉浸在回憶里）可不是，那時候我們華兒還是個十四歲的小丫頭呢！

华：（猜透了母親的心事，急打岔地对秦）你不說開會嘛，快到廠里去吧。

曼：（被女兒一提醒，也馬上恢復了理智，急抑制住自己，对

华)不,(又对秦)你等一等,夜深了,打扫卫生忙的連頓晚飯都沒吃好,肚子空着又怎么能去熬夜?先吃点什么再去。(說着就要往里屋走)

秦:(拦阻)不,姥姥,我不餓。

曼:今天可由不了你,你得听我的。

华:(不解地)媽……

曼:你看把你們忙的呀,連日子都过忘啦,今天不是正月十五嘛!得在家过个团圓节呀!我从街上买来不少元宵呢,你等着,我这就去煮。

秦:(又急看表)不行啊,姥姥,开会的时间快到了,我得馬上去,要不然就晚了。

曼:(对秦)你看把你急的!

秦:等我回来再吃吧。

(外面扣門声)

朱:(在門外)大娘在家嗎?

华:(急去开门)誰呀?

朱:(在門口)是我。

曼:(一見是朱,急迎过去)哟,是朱同志。

朱:白华同志,秦科长,你們还都沒睡呀?

华:沒睡。

秦:(热情地)沒睡,沒睡,請里边坐吧。

曼:(亲热地)我說朱同志,你們这当人民警察的可太辛苦啦,夜里还得值班。

朱:大家都一样啊,特别是这几天,市人委提出:“苦战七昼夜,大干五十天。”这不,(指秦、华)工厂的职工同志們不是比我們还辛苦啊!白天忙着生产,晚上还得……这就是大躍进嘛!大娘,秦科长,我晚上到这里来,不打攪

你們吧？

秦：不，不。

曼：（湊近朱）朱同志，你找我有事嗎？

朱：可不是嗎！有事就得找积极分子啊，誰叫你是我們街道上的老积极分子，又是工厂家屬委員會的宣教委員呢，有事就得多忙活着点囉。

曼：（謙虛地）可別夸我了，頂多也只不过帮着大伙跑跑腿学学舌的，給政府办啥事啦？

朱：能替政府講話、办事、进行宣傳，那就是街道的好干部啊。

秦：（看表）朱同志，你和姥姥談吧，我得走了，厂子里还有个会。

朱：好，再見。

华：（对秦）你大約什么时候回来？

秦：（微笑了一下）那可說不定，厂子里正在安排全面大躍进规划，我想是早不了。

曼：那怎么行呢？肚子里得吃点东西再走。

秦：我不餓。

（曼又要去勉強地留秦）

朱：（对曼）大娘，你快放他走吧，他餓了厂子里会想办法的，現在就是一秒鐘都是寶貴的。

秦：（对朱）你坐啊，朱同志。（下）

曼：（感奋地）哎，真是年头变了，人也都跟着变了。

朱：（招扶曼）来来来，大娘，您坐下，咱們也抓紧時間。

（轉对华）白华同志，您若有時間咱們就一块談談。

华：（放下手里正在收拾着的东西）好啊。（走近朱）

朱：（亲切地）大娘，現在社会上各个部門不是都提出来社会主义大躍进嗎？我們公安保卫部門当然更不能落后，为了

保卫我們革命的胜利果实，安定社会秩序，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各方面飞躍地发展，省公安厅召集了个“公安保卫工作全面大躍进的誓师大会”；全省的公安保卫人員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燃起一把熊熊的烈火，也来个苦战七昼夜，大干五十天，并且要在一年內消灭黑人黑戶；人人都得有戶口，沒有戶口的人就是黑人。

曼：这你可以放心，朱同志，（指屋里）去年我小外孙女生下来还不到三天，連个名还没有呢，我就到你那儿报戶口去了，当时你一問我：“叫什么名啊？”可就把我给問住了。

朱：不是叫安莉嗎？

华：媽，还是你給起的名字呢。

曼：咳，別提啦！当时可把我急坏了，后来我一琢磨，正在公安派出所，新生的孩子报戶口又是个大吉大利的事，就叫她安利吧。当时我还想，这个利字可有点財迷轉向，心里还觉得不大舒服呢，沒想朱同志給写戶口的时候問我：“是不是加草字头的莉字？”我一听这句话，可乐坏了，这名字真称我的心！

朱：看不出大娘还有点才学呢。

华：我媽媽还是个小高小毕业生呢。

曼：都就飯吃啦！落后了！朱同志，还是談咱們的正事吧。

朱：好。

曼：这个黑人黑戶啊，我可以向你保证。

华：你保证什么呀？

曼：咳，保证我們家沒有黑人黑戶唄。

朱：大娘，您別忘了您还是工厂家属委员会的宣教委員哪。

曼：哟，那別人家我可没办法保证。



朱：（委婉地）不是这么說，大娘，这个工作要做好啊，就必须把群众都发动起来，您是宣教委員，就得向大家尽力宣傳，并且要注意你們周圍的人家和出出进进的每一个人，看他們有沒有戶口，是不是黑人黑戶，这样就可以打击和消灭敌人、坏人的活动了。

曼：要我去宣傳哪，（慷慨地）这你放心，我准能办得到。

朱：还有，就是我們要在三年之內杜絕反动傳单、标語、恐吓信和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內部的破坏事故，消灭反革命集团和求神討药事件；我們要在五年內做到“殘反根除，敌情尽晰；生产安全，盜窃斂迹；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曼：什么？五年內做到“夜不閉戶，路不拾遺”？那可太好了，太好了！

朱：可是要办到这些事，就必须把群众都发动起来，和我們公安保卫人員手拉手地苦干才行呢！大娘，希望您在这一工作上也加把勁，帮助我們大躍进。

曼：行，行，我答应，我保証。

朱：（鼓励地）我就知道老人家会积极地响应政府的号召，帮助我们嘛！所以我剛才从楼下一过，看到白华同志还在擦玻璃，我想你老人家一定也沒睡，所以才敢进来打搅您。你老不会怪罪我吧？

曼：（滿意地）你說这話可就見外了，朱同志。

华：朱同志，你太客气了。

朱：不客气，不客气，我得走了，我还得到別人家看看去。再見。

华：再見。

曼：（对朱）閑着来啊。

朱：好，好。（下）

曼：（有所感地）这年头可真太好了，就说这人民警察吧，跟老百姓就象家里人一样，没早没晚的忙啊，忙啊！就怕坏人鑽空子。（边说着又去收拾东西）

华：妈，就剩这点零碎了，我自己收拾吧，眼看快到十一点了，你睡去吧。

曼：我这一天到晚在家闲着，还累着了啊，我看你们俩倒够累的了，尤其是安莉她爸爸，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子，你看这不是，深更半夜的，过个正月十五连个元宵都没吃上就又开会去了，那身板那有不吃亏的！

（安莉在里屋醒了，吭吭噤噤地似乎要哭）

华：哟，孩子醒了，可能是尿憋的。（放下手里的活要去）

曼：（急拦住，轻声地）你别去，你一去她又该缠住你不放了。我去。（急急走入内室）

（白华悄悄地走到内室门旁，听了听，母亲正在拍着孩子睡下了，自己反回身来一面收拾着室内的东西，一面又不知不觉地哼起“哎呀呀！美国小月亮”来。这时，门外突然有人问答的声音）

（门外白声：“就是这个门儿吧？”）

（门外回答声：“是”。）

（门突然开了，一个三轮车夫——赵义扛着一个大藤皮箱子，夹着一个大行李卷，出现在门口；白瑞亭也夹着个小皮箱，一手提着个小包袱和点心水果之类的东西，一手拄着根手杖，站在门外）

赵：（有礼貌地）您这里是白华同志的家吗？

华：（莫名其妙地一怔）是啊。

赵：（放心地扛着东西进来，一面将东西放下）那就好，（边

擦着汗)您家里来了一位客人。

白: (显出大病初愈极端衰老的样子, 慢慢腾腾地拄着手杖走进門来, 对华注視着) 你……

华: (也注視着白) 你, 你是誰?

趙: (热心地解釋着) 这位老先生剛从南站来, 一下火車就到我們三輪車站去雇車, 說是到工人村宿舍找他的女儿, 可是知道是鉄西工人村, 可又記不得門牌号, 我們一看, 一位老人家, 又是病病恹恹地从乡下来, 又帶了这么多东西, 哪有不帮他老人家送到地方的道理, 所以……

白: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哎, 你真是个好入哪!

趙: (謙虛地) 哪里, 哪里, 你老不用客气。(轉对华) 哎呀, 这前前后后的十几幢樓房可都让我問遍了, 好容易才打听到这儿来。

白: (对趙) 好了, 好了, 你別多說了, 我多給你几个酒錢就是了。

趙: 啊, 不不不, 老人家, 你誤会了, 我們站上的車都是按定价收費, 絕不多收客人們一分錢的。您的車費是七毛二, (拿收据交白) 这是車費收据, 上面有我的名字, 我叫趙义。您先点点您的东西对不对, (指东西) 大籐皮箱子一件, 大行李一件, 小皮箱和零碎您自己拿着哪, 不缺什么吧?

白: 对对, 都对。

趙: 那我走啦, 再…… (見字还没有說出来)

华: (对白) 我說这位老先生, 您究竟是找誰的?

趙: (惊奇而失望地) 怎么? 你們不認識?

白: (肯定地对华) 你不就是小华嗎?

华: (听着耳熟, 更凝視着白) 是啊。

白：（急轉身对趙）沒你的事了，快去吧。

趙：是。（用莫名其妙的懷疑眼光看了白瑞亭他們一眼，轉身走出）

華：（对白有些惊愕地）你是……

白：（无限感慨似地）哎！沒想到我白瑞亭居然有一天衰老得連自己親生的女兒都不敢認了！

華：（忽然心里蒙上了一層陰影，手足無措地急轉向門內）媽，媽！

（曼急从內室出來）

曼：（悄聲地）喊什麼？孩子剛睡。

華：（含着眼淚用眼睛瞄了一下白瑞亭，趴在母親的肩頭上哭了）媽……

曼：剛才還高高兴兴地，哭什麼？真是沒正形！

華：（轉過身來，擦干了眼淚，轉為憤憤不平地）你看……（但又說不下去了）

曼：（距離遠，看不清，邊走邊說着）那，那是誰？

白：（顯示出一副可憐相）曼華，是我。

曼：（聽到有人喚她的名字，心里受了極大的震動，張大了眼睛，定了定神，急急地走到白瑞亭身邊注視）你，你……（突然一陣心亂，頭有些暈，華急上前扶住，片刻）華兒！

華：（難過地）媽！

曼：（滿腹悵憤一股腦地沖上心頭；对白）你这个毫无心肝的人，到这儿来干什么？

白：（显出深深忏悔的样子）哎，老啦！飞不动啦，所以就只好回来。

曼：（咒咀地）我当你死了，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你了，沒想到

你竟有这么一天。

白：（似乎是无限感慨地）哎！曼华，过去的事何必再提它呢！

曼：（抑制不住地）不，我要提，要提。

华：（满腹愤恨地，但又不屑和白交谈，所以又抑制回去了，对曼阻止地）妈！

曼：（对华）华儿，你让我吐吐这口怨气吧！（对白）你知道，十年前，你把我們母女遗弃了，我們过的是什么日子……（哽噎）

华：（有些不耐烦地）妈，你何必……

曼：（气愤得几乎在喘息，对华）不，华儿，冤有头，债有主，这笔冤孽债，我应该和他算清楚。

白：（低声下气地）曼华，我知道我那时对不起你，可是，也是没有办法呀！

曼：（冷笑）哼哼，没有办法，多好听的词儿呀！

白：（分辩地）可是我……

曼：可是你就忍心地在那样饿死活人的年月抛弃了你结发的妻子和亲生的女儿，带上个小娼妇翠红逃走了！

白：（极端否认地）啊，不不不，这是谁说的啊！

曼：（越说越气愤地）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是你那个好朋友——国民党小特务王金玉说的。

白：（一惊）王金玉？他在哪儿？

曼：解放后没几天就被镇压了。

白：（故作镇静地）哦！

曼：当我一听到你宁肯抛弃亲骨肉和一个小娼妇逃走了的时候，我眼前一阵发黑，浑身都凉了！

华：（劝止地）妈。

曼：我当时心里糊涂一陣，明白一陣，就象发了瘋似的一个心眼，直想……死。（她哽噎住了）

华：（引起了自己痛苦的回忆和共鳴，极端煩躁地阻止曼）媽！

曼：（勉强地抑制了一下自己的感情，但还抑制不住自己要說的話）可是我又一想，剩下小华怎么办？我的命苦，我不能叫我的孩子比我更苦！她摊上一个狠心的爹就够受了，再摊上一个狠心的娘，一死了事，那孩子可怎么办？她还有一条活路嗎？所以我想：不，我还得活下去，不管怎么样，为了小华我也得活下去！

白：（似乎是无限感叹地）哎！这都是我一个人造的孽呀！

曼：（憤恨地）孽是你造下的，可是你倒让別人替你受罪！

白：（要插嘴）曼华……

曼：难道你当时把我們扔在那样一个人地兩生的地方，不知道我們是兩眼墨黑，六亲无靠？

白：（无語）……

曼：难道你不明白那时是兵慌馬乱，餓死人的时候？

白：（无語）……

曼：难道你不知道那时候国民党的遭殃軍到处奸淫搶掠，地痞流氓也趁火打劫，死个人比碾死个臭虫还容易？

白：（无語）……

曼：难道你不知道把我們娘儿俩扔在那里，就等于要我們娘俩去死？

白：（无語）……

曼：生活把我們娘儿俩逼得走投无路，吃沒吃的，住沒住的，白天黑夜的在街头上轉哪！可是街头上也不是好呆的地方，地痞、流氓，再加上国民党兵，我們娘儿俩哪一夜敢

合一合眼？直逼得我們从城里逃到城外，从城外又逃到城里，最后，最后……还是死路一条！

白：（不得不挤出一声长叹）哎！

曼：（自豪地）还是我們小华这丫头有恆勁！她看我一伤心流泪就劝我說：“媽，你用不着伤心，象我爸爸那种狠心腸的人，我們只当根本就没有他，只当他早就死了。”可是眼前就沒有飯吃，沒有住处，又怎么办呢？小华說：“总会有办法的，老天爷还餓不死瞎家雀呢，解放軍一来就好了，我一定去参加解放軍，我恨死了象我爸爸他們那种人。”幸亏解放軍来得快，华儿就参加了解放軍的护士訓練班，才救了我們娘儿俩的命！

白：（感叹地）哎！你們这倒还是因禍得福啊！

曼：（厌恶地）亏你說得出口！

白：（完全以感叹的口吻，試探地）哎！曼华！我們現在都已經是四、五十岁的人了！你以为一个人在年輕的时候做了件坏事，他这一輩子会安靜嗎？不。你剛才說小华恨我，應該恨，（加重地）就連我自己都恨我自己！可是，我老啦，又有病！这一次我从汉口好不容易找到你們这儿来，是專門来向你們母女請罪的！

曼：（看白一副可怜的样子，心里有些不忍，沒主見地望了望华）……

白：（观察了曼的神色，乘机而入地）无论如何，我們是至亲骨肉，你們若肯原諒我呢，就收留下我吧！

华：（激憤而理智地）我可是憋了半天了，我該怎么說呢？要我跟你叫声“爸爸”，老实說，我不能，也不肯。

白：（突然摆出父亲的尊严）小华！你……

华：（抑制不住地）因为我一想起有你这样一个爸爸，我就感

到是个莫大的耻辱！我从心眼里厌恶你，我从感情到理智都恨透了你！这种耻辱、厌恶和恨，早已经把爸爸——这个人伦中最高贵的称呼，从你的身上，从我的心里赶出去了。你生了我，你并没有对我负过一点责任；可你害我和我的媽媽倒是个兇狠毒辣的兇手！为了你的名利和享乐，你曾经亲手把我们母女逼上过死路！

白：（严厉地）小华！你……（但又一想須轉換方式）哎！难道你对你生身的父亲就应该这样嗎？

华：（气愤地）我没有你这样的父亲，你也不配做我的父亲。

白：（轉对曼）曼华，你看！（見曼茫然，急的兩手直拍大腿）哎！

一 曼：（对白）你个老不要臉的，你就別說啦！还怪孩子生你这么大气？

白：（分辯地）可我，我……（又故意的將話噎了回去）哎！

华：（严厉地对白）我不能不警告你，就是現在你也是非常不老实的！

白：（欲分辯，又止，轉对曼，似乎非常委屈地）曼华！你知道，我这个人可是一輩子也沒向人低过头啊！可是今天，今天……哎！

华：（实在不能忍受了，对白）你出去，出去！我們家不能容你这样的人！

白：（也想发火）我……（但又一轉念，装出一副可怜相）好，好，随你們怎么样，我都可以忍受！誰叫我几千里路来投奔你們啦！

华：（坚定地）不，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訴我，你到这儿来究竟是要达到个什么目的？

白：（有意地回避，哀求地对曼）曼华！



曼：（对华）华儿，大过节的，你也犯不着生这么大气，再说，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气坏了你的身子更核不来。

华：不，媽。

曼：哎，华儿，你是最疼媽的，你先到里屋去看看孩子，这件事，媽会把它办好。

华：（执扭地）媽！

曼：（劝慰地）听媽的话，我的好孩子，去吧，到里屋去看看安莉吧。（推白华）

（白华勉强地入内室）

白：（故作感慨地）哎！老啦！不中用啦！连自己的亲骨肉都瞧不起我啦！

曼：（心情复杂地吁出一口无声的叹息）……

白：今天我一下火车就想：在外面颠簸了十来年没见到自己的老伴和女儿了，骤然一见面，能有多么高兴啊！今天又赶上是一个正月十五，我顺便就买了些元宵，还有你从前最爱吃的广柑和奶油蛋糕，还有……（边说着，边把他带来的水果、元宵、点心等等拿了过来，放在曼华眼前）你看，讲老实话呀，自从我离开了你们，我是没有一天不在想念你们哪！

曼：（冷冷地）哼！这不过是你嘴皮子上的话罢了。

白：当然，我现在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委婉地）不过，我当时也的确是上了朋友们的当了。

曼：上当？别人怎么没上当？还不是因为你……

白：（紧接过去）是啊，鬼迷心窍啦！曼华，别提这些老账啦，总是分开了十来年，我到底还找着你们了。

曼：可是，我倒要问你，你这回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白：（熟练地）汉口，汉口啊。